

早年電影中的平劇

● 杜雲之

中國電影的祖師爺

前些年在台北時，和幾位資深的電影老演員聊天，在擺「龍門陣」之餘，有一位產生奇想說：「要是我們的電影演員工會如梨園公所一樣，在會所內供奉『祖師爺』的神主牌位，大家拈香叩拜。那麼，那一個做我們中國電影演員的『祖師爺』呢？」

當時討論了半天，引經據典的研究之下，大家認為夠資格做中國電影演員「祖師爺」的，是譚鑫培！因為他是第一位拍攝中國電影的演員。在他之前，沒有一個人比老譚還要老資格。

譚鑫培是清末著名的平劇演員，生於清道光二十六年，去世於民國六年（一八四六—一九一七年），原名金福。湖北武昌人。是平劇老生表演藝術中「譚派」的創始人。藝名「小叫天」，他的父親譚志道，唱老旦，是一條左嗓，吃調很高，唱起來好像鸚鵡的鳴聲。北方俗稱鸚鵡鳥為「叫天子」，因而叫他「譚叫天」。譚鑫培初期登台時襲其父號，故名「小叫天」。他起初唱老生，因嗓子壞了，改習武生。專在北京附近縣城鄉

鎮跑碼頭，搭這種戲班叫「粥班」，指唱戲收入只夠喝粥，其生活之苦，可想而知。但這時期他借此鍛鍊功夫，琢磨演技，打下了日後名為京朝大角的基礎。

譚鑫培少年時，還充當保鏢，替人家看家護院。可見他的武功，也非一般花拳綉腿可比。到光緒初年，他始從「粥班」轉入京內的「三慶班」，仍演武生。到光緒十三年，嗓音恢復，便入「四喜班」，改唱老生。漸漸地在戲曲界成名。成為「內廷供奉」的藝人。經常入宮在西太后御前演戲。深得那拉氏欣賞。他戲路極為寬博，文武崑亂無所不能，劇評名家陳彥衡在「舊劇叢談」中，對譚鑫培的評語是：「集眾家之特長，成一家之絕藝。自有皮簧以來，譚氏一人而已！」

北平城內照像老闊

光緒二十年以後，便譽滿京津，提起「小叫天」，無人不知。在光緒二十六年庚子義和團之亂，八國聯軍進攻京津時，有人作庚子即事詩，其中一首是：「太平歌舞尋常事，到處風馳五色旗；家國興亡誰管得，滿城爭說叫天兒。」

辛亥革命之後，譚鑫培還健在，梁啟超題他的絲綉「漁翁齋」，曾有「四海一人譚鑫培，聲名卅載轟如雷」之句。由此可見他在戲劇方面成就之大，和在觀眾之間享有的令譽了。

那麼，這樣一位平劇泰斗，怎麼會和電影扯上關係？會去拍電影？夠資格當電影演員的「祖師爺」？

這一段往事，自然有古可講。涉及中國電影事業早期的發展，以及電影和平劇之間的關係。在清光緒二十二年（一八九六年），即是法國人呂美葉發明電影後的第二年，「西洋影戲」這新鮮玩意，已傳入中國。呂美葉派出二十多個「電光師」到全球各地去放映電影和拍攝影片。其中有一人派赴中國，首在香港試映電影，八月申赴上海，放映影片給國人觀看。後來美法西等國人紛紛來華經營電影生意，他們放映外國影片，同時也拍一些中國題材的影片。但把所攝得影片，並不在中國放映，而寄去外國，供洋人欣賞，滿足他們對東方神祕的中國的好奇心。如此過了幾年，中國人看見洋人放映電影，



① 譚鑫培在電影「定軍山」裡的劇照。

② 梅蘭芳在電影「生死恨」中扮演韓玉娘。

③ 麒麟童（周信芳）（左）與袁美雲（右）在電影「斬經堂」裡的扮相。

賺中國觀眾的錢，不覺為之心動，有個中國商人林祝三，在清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年）自歐美歸國，攜帶了影片和放映機等，在北京打磨廳天樂茶園放映影片，這是中國人放映電影的開始，但映的卻是外國片，尚無力自己拍片。

這時，北京城內有個開豐泰照相館的老闆任景豐，瀋陽人，年輕時代曾到日本，學得照相技術，是個新派人物。清光緒十八年（一八九二年）在北京開照相館，是當時絕無僅有的一家，生意非常興隆，規模日益擴大，擁有照相技師和學徒十餘人之多。後來，任景豐又經營了好幾家西藥房、中藥舖、桌椅店和汽水廠。再在北京前門外大柵欄開設大觀樓影戲園，直接插手新興的電影事業。

電影史上無價之寶

任景豐經營影戲園，放映的全部是外國影片。當時片源缺乏，太陳舊的影片就沒有觀眾要看。於是他興起了一個念頭：「為什麼要放外國影片？我們自己拍影片放映，豈不是更好？」

那時，德國商人在北京東交民巷開設了一家祁羅洋行，專售攝影照相器材，任景豐和這家洋行相熟，便向他們購買了一架法國製造的木殼手搖攝影機，和十四卷軟片，憑他對照相上一點知識，就開始攝製中國第一部影片。

有了機器和軟片，但是沒有演員，仍無法拍戲劇影片。任景豐想了想，北京城內名伶譚鑫培，是人人皆知的藝人，要是他拍影片，上映時必然轟動，大家爭相觀看。任景豐和老譚是朋友，

這一年剛巧是「小叫天」六十歲，他就登門拜訪，向老譚進言遊說，勸他拍電影。

譚鑫培的鴉片烟癮很大，躺在烟榻上閉目養神，靜聽任景豐的話。而老譚的個性，就是喜歡西洋精巧的事物，家裡各式各樣的西洋鐘錶，多得到處擺設。電影他是看過，但從沒有拍過，聽了任景豐一席話，興趣極濃，當場答應下來，拍攝他的拿手好戲「定軍山」，飾演老將黃忠，表演戲中「請纓」、「舞刀」和「交鋒」等場面。

這部「定軍山」是在豐泰照相館院子中拍攝的。為了利用日光攝影，是在露天廣場中攝製。攝影師是該照相館的照相技師劉仲倫，前後工作了三天，共完成影片三本。這部短片是中國人自己拍攝的第一部影片。

在梅蘭芳的「回憶錄」中，曾有一段拍攝「定軍山」的敘述。他回憶道：「我朋友吳振修偶然見到『定軍山』的拍攝情形。……他告訴我：光緒末年，我在北京師範學院教書，放學後常去琉璃廠，那裡各種書舖內隨便翻閱。……有一天，像是在秋天，在琉璃廠，當我經過豐泰照相館附近一空地，我見到在空地遠處掛著一大塊白布，有人在照相。當我走近了，才發覺他們正在拍的不是照片，而是電影。著名演員譚鑫培也在那裡。他穿著武士的黃袍，拿著寶劍。『定軍山』的武打場面過後，他就離去。旁觀者幾乎都是譚的親友。照相館經理也在那裡幫手，他與我很熟，是一彪形大漢。可惜他們拍的鏡頭不多，很快就結束。後來影片在『大觀樓』電影園上映。……」

這部「定軍山」無疑的是中國電影史上的無價之寶，十分珍貴的影片。民國三十八年時還保存得好好的，可以觀看。當中共在民國四十六年（一九五七年）成立「中國電影資料館」時，「定軍山」影片拷貝卻不見了。據美國人陳立著的「電影」一書（專門介紹中國電影的英文著作）中說：可能在一場清理中，中共的胡塗無知的影片保管人員，把「定軍山」當做「廢物」：竟燒掉了！

早期特技攝影出現

譚鑫培稍後還拍攝過「長坂坡」中片段。清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年），豐泰照相館又在原地攝製平劇著名武生俞菊笙和朱文英合演的「青石山」一劇中的「對刀」一場，俞菊笙表演的「豔陽樓」中的一段，許德義表演的「收關勝」一段，及俞菊笙表演的「白水灘」、「金錢豹」等劇的片段。因為適應無聲影片的特點，省略唱詞說白，盡量表現動作和身段。清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年），還拍攝了小麻姑表演的「紡棉花」片段。後來，豐泰照相館不幸失火焚毀，才停止了拍片活動。

譚鑫培、俞菊笙等著名演員參加拍攝的這些平劇影片，先後在大觀樓影戲園和安東市場的吉祥戲院放映。大為轟動，很受觀眾歡迎。後來，這些影片還曾運到江蘇、福建等省放映。

豐泰照相館火燒之後，拍平劇影片就暫告中止。民國成立以後，拍中國電影的活動，集中在上海。那時，新興的文明戲，風行一時，受觀眾

① 蓋叫天主演電影「武松」。
② 馬連良（左）在電影「借東風」裡的扮相。



普遍的歡迎。上海電影界和文明戲班合作，拍攝時裝的現代故事的影片，由文明戲編導演員參加拍片。因他們發現請文明戲演員，比平劇演員更合適於趨向寫實的電影。

民國九年，「四大名旦」之首梅蘭芳開始拍平劇電影，那是由中國著名的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攝製的。商務印書館經營電影製片業務，始於民國六年，以低價盤入一批外商的電影器材，就在該館的印刷所照相部下，試辦電影製片。翌年成立活動影戲部，脫離照相部而獨立，成為該館屬下一個單獨的機構。出品影片分作風景、時事、教育、新劇和古劇五大類。以文教為宗旨，製片態度很嚴肅，梅蘭芳的平劇影片，是屬於古劇類。這年，商務活動影戲部拍了梅伶主演的兩部短片，即「春香鬧學」（二本）和「天女散花」（一本）。

「春香鬧學」是平劇「牡丹亭」中一段。其中有三個角色，由梅蘭芳飾春香，李壽山飾陳最良，姚玉英飾杜麗娘。為了適應無聲片的特點，唱詞壓縮，用字幕另行播映在片中。增加動作，且把春香逛花園的原舞台演出的暗場，改為明場，加添梅蘭芳表演盪秋千，拍蝴蝶，拍紙球等優美的身段。影片中的服裝和化粧，均同於舞台演出。書房用舞台布景，道具均用實物。花園一景是借上海蘇州河畔一家私人花園中拍攝的，但由於攝影師缺乏經驗，把花園外邊的洋房也攝入鏡頭。

「天女散花」中梅蘭芳飾天女，姚玉英飾花奴，李壽山飾維摩。影片共分三場：第一場是「

衆香園」，迦藍來傳法旨，命天女到維摩那邊去散花問疾。第二場是「雲路」。天女前赴的途中，是單人的歌舞。第三場是「散花」。天女在雲端中隱隱出現，向和文殊講道的維摩，大散花片。在影片中天女御風而行，畫面上還疊印了移動的雲彩，增強氣氛和美感。這是中國早期電影中的粗淺的「特技」攝影。

這兩部影片放映後，頗受觀眾的歡迎。後來，麒麟童（周信芳）也在商務印書館活動影戲部拍了一段「琵琶記」中的「南浦送別」和「賞荷」，可惜此片沒有完成。

梅蘭芳錄下生死恨

梅蘭芳第二次拍電影，是在民國十三年春季，香港的民新影片公司黎民偉，帶了攝影機到北京，在真光電影院的屋頂上，臨時搭了一個攝影棚，為梅蘭芳拍攝平劇「西施」中的羽舞，「霸王別姬」中的劍舞，「上元夫人」中的拂塵舞，「木蘭從軍」中的走邊和「黛玉葬花」中的片段。其中「葬花」一場，是借東四九條一所清朝貴族護貝子的府第和花園為寫實拍攝的。

這些片段影片的精采部分，曾剪輯成二本平劇紀錄片，多次在電影院中放映。後來黎民偉參加聯華影業公司，「聯華」的創業影片在「故都春夢」中，插入梅蘭芳的「霸王別姬」的劍舞片段，即是從這次拍攝的影片中剪輯的。

梅蘭芳這次拍片，比在商務印書館拍攝的影片，攝製略有進步，服裝道具和背景，均比較調和。在「黛玉葬花」中，還運用了些電影技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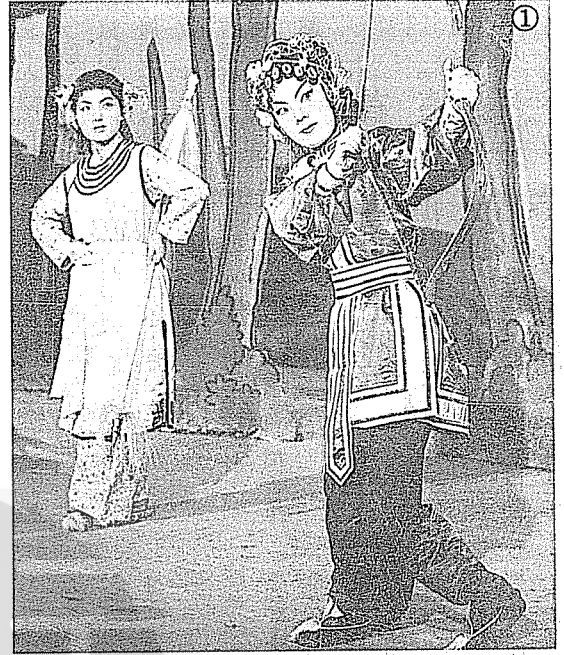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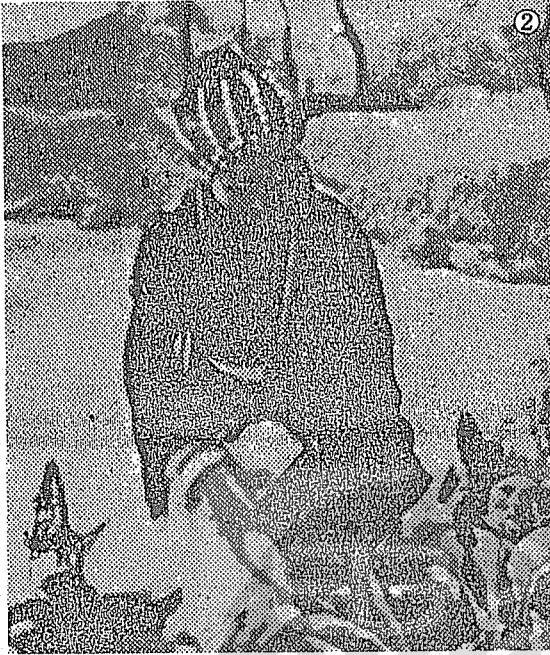
梅伶第三次拍電影，是在民國十三年秋，他

赴日本演劇時，應東寶電影公司的邀請，拍攝「廉錦楓」中的「刺蚌」影片。到民國十九年，他第四次拍片，是率梅蘭芳赴美演劇。應派拉蒙影片公司的邀請，拍攝有聲片「刺虎」，是在紐約攝製錄音的。民國二十三年三月，梅蘭芳率劇團赴蘇俄訪問演出，應電影名導演愛森斯坦的邀請，在愛森斯坦親自導演下，在莫斯科拍攝有聲片「虹霓關」的「對槍」，這是他第五次拍片。

以後，在抗戰勝利之後，民國三十七年在上海，主演中國第一部彩色片「生死恨」，費穆導演。第七次是在民國四十四年在北京拍攝彩色片「梅蘭芳的舞台藝術」（上集），翌年又發表「下集」，及攝製「洛神」。民國四十九年，主演崑曲「遊園驚夢」等片。梅蘭芳主演這些影片的詳情，後文另行介紹。

嘗試攝製有聲影片

民國十八年，有聲電影傳入中國之後，翌年，中國電影界懷著很大的勇氣去嘗試攝製有聲片。首先是在電影片中讓演員歌唱。那時，流行歌曲尚未發展，就想到了平劇。於是在初期的有聲電影中，片中加插平劇。如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「歌女紅牡丹」，描寫歌女的血淚生活。在這部影片中，女主角紅牡丹（胡蝶飾）演唱了四段平劇，即是「穆柯寨」、「玉堂春」、「四郎探母」和「拿高登」。民國二十年三月十五日上午海新光大戲院首映，這是中國第一部有聲片，也是第一部國內攝製的穿插平劇歌唱有聲片。



①戴綺霞（右）在電影「軍中芳草」中演「木蘭從軍」平劇的扮相。

②顧正秋在電影「古中國之歌」裡的劇照。

③程硯秋（左）在電影「荒山淚」裡的扮相。



當時，有聲片分作兩種，一種是蠟盤配音，另一種是片上發音。前者是以留聲機的唱片發音，配合無聲影片播映。成本低，製作簡單，但效果不良。音畫很難完全配合，國外已不使用。後者是在影片上加印一條聲帶，利用光電管，使光譜成聲音，效果良好，但成本高，製作複雜，即是現在流行的有聲片。由於技術製作比較困難，且美國的西電和C.O.公司對這種有聲電影的製作和放映設備，有專利權，因此中國初期的有聲影片，祇能求其次，在蠟盤上求發展，「歌女紅牡丹」就是蠟盤配音的有聲片。

繼之，友聯影片公司用一鳴有聲電影公司的名義，拍攝有聲平劇片「虞美人」，和「明星」公司相同，也用蠟盤配音。故事採自「霸王別姬」，片中還穿插劇中男女演員後台生活和戀愛糾葛。在錄音技術上比「歌女紅牡丹」略有改進。「歌」片是先拍了無聲片，再在放映時配音，收錄唱片。但因沒有音畫同步的設備，錄音時即遭遇困難，畫面和聲音老是對不上嘴，不是嘴未張啟，聲音先傳出了，便是演員說了大半天話，沒有聲音。錄音連續失敗了四次，費時六個月，到第五次才獲得成功，收錄了十八張蠟盤，但質量都不理想。

首部有聲平劇影片

「虞美人」在技術處理上，和「新」片相反，先在大中華唱片公司，把影片中歌唱對白錄成唱片，再在攝影場中播放，演員照着聲音張口動作，以求一致。果然在攝錄時方便一些，可是在

戲院放映時仍有問題。因單聲機轉動的速度和放映機速度快慢不一樣。略有差池先後，銀幕上人物說話歌唱就對不上嘴了。

因此，蠟盤配音的有聲片缺點太多，雖以克服。當天一影片公司拍攝片上發音的有聲片「歌場春色」後，蠟盤配音影片就被淘汰了。

民國二十二年，「天一」公司受古代有聲電影公司的委託，錄音製作平戲劇片「四郎探母」。譚富英、雪豔琴主演，尹聲濤導演。這是中國第一部片上發音的有聲平劇戲曲片。全片收音相當清晰良好。同年二月在上海首映，一般觀眾對攝製技術表示滿意。

在平劇搬上銀幕之際，電影和平劇不同的表演方式，這時才發現其矛盾，難以調和統一。過去中國電影所拍的平劇，都是以紀錄片方式處理，和舞台上的表演大致相同，甚少改動。即是另加穿插，也和基本的平劇表演不衝突。可是拍攝「四郎探母」後，進一步的電影化，和紀錄片就不一樣。因電影是寫實的，平劇是形象化的，表演方式絕不相同。如宮殿花園既用實景，但四郎騎馬卻用揚鞭跨馬的動作來替代。寫實和形象的格調上不能統一，成為攝製平劇影片遭遇的一個重要問題。爭論了很久，得不到一致的意見和合理的處理方式。

民國二十六年，聯華影業公司拍攝平劇片「

斬經堂」。費穆藝術指導，周翼華導演。周信芳、袁美雲、湯桂芳、趙志秋、張德祿主演。「斬經堂」原是徽劇名作，寫西漢末年，王莽篡漢，光武帝劉秀舉兵復國。潼關守將吳漢私釋了劉秀

，並殺了自己的妻子，即是王莽的女兒，出關投奔劉秀，反抗新莽。故事宣揚忠孝和夫妻之愛不能兩全時，只能忠於國家，消除兒女私情，是部有意義的平劇片。

「斬經堂」同樣的發生平劇電影化中，寫實和形象的表现手法衝突的問題。兩軍交戰是襲用舞台上平劇手法，由龍套執著旗子走圓場。當劉秀出奔時，卻真的騎馬而去，是寫實的。這些表現上的矛盾，難得統一。

「斬經堂」的女主角袁美雲，是平劇女伶出身的電影演員，真姓名是侯桂鳳，浙江杭州人，九歲喪父，由養父袁樹德撫養長大。自幼延師教戲，不到兩年工夫，即登台演戲。十一歲由袁樹德帶到上海獻藝於更新舞台，受到不少顧曲周郎的讚許。十四歲時跟劇團赴外埠唱戲，等再返滬時，在天蟾舞台演出，受天一影片公司邵醉翁賞識，邀她拍電影，第一次上銀幕是「天一」出品「遊藝大會」中，演唱一段平劇「遊龍戲鳳」，成就竟超過女主角。接著主演「小女伶」等片，奠定影壇地位。在抗戰時期的上海，她是「影戲大王」張善琨手下「四大名旦」之一，和陳雲裳、顧蘭君、陳燕燕齊名。她的丈夫就是有「銀壇鐵漢」之稱的王引。

平劇女伶境遇不同

平劇女伶出身的電影演員，前有袁美雲，後有李麗華、王熙春、言慧珠、童芷苓、戴綺霞等。但在電影事業中飲譽最隆，成就卓著的祇有袁美雲和李麗華。她們進入電影界後，就不再在舞



①一九三五年梅蘭芳（左）訪問莫斯科與蘇俄電影大導演愛森斯

坦（左）晤談。

②少女時代的影星袁美雲。

台上演平劇。其他的是影劇兼挑，或是以演平劇為主，偶然拍幾部影片。

至於他們的晚年，境遇又不相同。李麗華是影壇「長青樹」，拍電影三十多年始退休，現在住在美國，是團團大富婆。袁美雲和王引夫妻，近年來境況卻不如意，王引中風，坐在輪椅中不便走動。先住在菲律賓的女兒家內，後來給中共「統戰」統回上海去。但一看殘廢的王引，一點也沒有利用價值，反而成了負擔。原先答應分配房子給他們住。後來拖著不理，讓他們擠在親戚家中，苦不堪言，現已去世。

在拍攝「斬經堂」時，「聯華」利用平劇場面和衣箱，拍短片「前台和後台」，費穆編劇，周翼華導演，劉瓊、寧宣、斐沖主演。描寫平劇戲院形形色色和藝人生活。述大牌角色拿騫不肯登台，觀眾鼓譟，急煞院主。發現在街上賣唱的少女，臨時拉她上台頂替，居然得個滿堂彩，大受歡迎。故事充滿傳奇性，諷刺平劇大牌角色無戲德。該片和「斬經堂」合在一起公映。

到了抗戰時期，上海電影界僑處於租界中，各公司競拍古裝片。張善琨的新華影業公司攝製了兩部平劇片，第一部是「四潘金蓮」，民國二十七年出品，即是平劇「四五花洞」。吳永剛編導，袁美雲、顧蘭君、陳燕燕、童月娟飾四潘金蓮，韓蘭根、劉繼群、湯傑、章志直飾四個武大郎。導演運用攝影技巧，畫面頗美觀。

另一部「三娘教子」，民國二十九年出品。楊小仲、言菊朋導演。平劇伶人言菊朋、言少朋、言慧珠父子主演。

現在息隱台灣的平劇女伶顧正秋，這時也拍過一部平劇影片「古中國之歌」，民華影片公司民國二十年出品。那時顧正秋選在上海戲劇學校學習平劇，和她的老師及同學合演這部影片。費穆導演，關鴻賓助導，瑞德寶、梁建柱、顧正秋、關正明、周正雯、陳正若、朱正琴等主演。內容有序幕「水淹七軍」和「朱仙鎮」，由老伶工瑞德寶演出。以及全本「王寶釧」。包括彩樓配、三擊掌、投軍別窰、探寒窰、武侯坡和回窰團圓等戲。顧正秋飾王寶釧，關正明飾薛平貴。片中還附帶介紹上海戲劇學校訓練學生的情形，使觀眾明瞭平劇教育的方式。

費穆導演梅伶主演

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日軍佔據上海租界。

那時期上海話劇界演出一齣轟動一時的戲「秋海棠」，述一個平劇名伶在軍閥時代和軍閥的侍妾相戀，被發覺後遭毀容。這伶人最後淪落為平劇連本台戲的武行，貧病吐血而死的悲慘故事。日人主持的中華電影聯合公司曾把它搬上銀幕，分上下集放映，馬徐維邦導演，呂玉堃、李麗華主演。這雖不是平劇的戲曲片，但他描寫平劇伶人生活，相當生動。後來，香港有一家電影公司在民國四十二年又重拍「秋海棠」，嚴俊、李麗華主演。台灣未准放映。

這種描寫平劇伶人悲慘生活的電影，還有一部「風雪夜歸人」，原是吳祖光編劇的話劇，在抗戰勝利後，民國三十八年香港大中華影片公司把它搬上銀幕，吳祖光編導，呂玉堃、孫景璐、

王斑、金彼得主演。但不論話劇和電影，均不及「秋海棠」的受歡迎。

抗戰勝利之後，中國電影界開始試驗性質的拍彩色影片。民國三十七年，對平劇非常愛好和極有修養的電影導演費穆，得到文華影片公司老闆吳性裁的支持，以華藝影片公司名義，在上海攝製梅蘭芳主演的「生死恨」，是中國第一部彩色影片。費穆導演，中國科學工藝公司攝製，彩色錄音技術指導顏鶴鳴，舞台劇原著齊如山，劇藝顧問許姬傳，攝影指導黃紹芬，攝影李生偉。劇藝顧問兼操琴王文卿，二胡倪秋萍，場面指導王燮元。演員有梅蘭芳、姜妙香、蕭德寅、李慶山、新麗琴、李春林、王福慶、朱斌仙、王少亭、何澗初等及劉仲秋領導的夏聲戲劇學校師生協助演出。

「生死恨」述北宋末年，金兵入侵中原，一對被俘的青年男女，生離死別的悲劇。士人程鵬舉和少女韓玉娘被俘後，發配張萬戶家為奴，在「俘虜的婚姻」制度下結為夫婦，玉娘鼓勵丈夫逃回故土，投軍抗敵。她在丈夫逃走後，受盡苦難，流落尼庵，轉輾重返故土。程鵬舉抗金兵有功，任襄陽太守，後賴一只鞋為證，和玉娘團圓。但玉娘臥病不起，香消玉殞了。

「生死恨」平劇劇本完成於「九一八」之後，齊如山感國難嚴重，編愛國劇本喚起民眾抗敵禦侮，根據明代傳奇「易鞋記」，編為平劇劇本，交梅蘭芳演出。原劇本共有三十九場，經整理後刪為二十一場，電影劇本再刪節成十九場。結局由團圓改為死別。劇名改為「生死恨」。故事

寓有抗敵意義，演出很得觀眾歡迎和好評。

「生死恨」較梅蘭芳過去拍的影片，各方面均有進步。他圓潤的唱腔，優美的身段，富有內心感情的眼神，在銀幕上有充分表現。特別是在「洞房」、「尼庵」、「夜訴」和「夢幻」等場，表演良好，正確傳播出人物心理和性格。

布景處理大膽嘗試

對布景的處理，梅蘭芳和費穆作了不少大膽的嘗試，採用寫實和寫意相結合的風格，道具使用接近真實的用具。如「夜訴」中紡織道具，在舞台上演出時，是用一架形象化的手搖紡車，而影片中採用真實的織布機。因此，玉娘的身段也要相應的創造。但有些場面中，電影化的處理，和戲曲藝術形象化的表演，應如何更完美的結合起來，仍是沒有得到解決。

當時中國電影界沒有拍攝彩色影片的經驗和設備，正在摸索試驗階段，影片的色彩處理不理想。且當時三十五糎標準的彩色片，售價昂貴，很難購得。因此「生死恨」用業餘攝影用的十六糎安司可彩色片攝製，經剪接後再運赴美國，放大成三十五糎彩色片。由於安司可彩色片本身的色彩缺陷，攝製時燈光強度不足，和缺乏控制色溫的經驗，再加上放大成三十五糎影片時的彩色變質，這部影片彩色不穩定。在銀幕上看到的人物臉孔和衣飾，彩色不正確，出現藍綠色。或是在中遠景和近景特寫中，同一物體有顯著的彩色不同，濃淡不一的毛病。這是中國第一次拍彩色片，雖在彩色控制上失敗，但仍具有意義。

費穆完成「生死恨」後，民國三十七年四月，又為「華藝」拍彩色平劇短片「小放牛」，李玉茹主演，也是用安司可彩色十六糎影片攝製的。

拍攝名伶舞台藝術

民國四十三年，「上海電影製片廠」攝製平劇片「蓋叫天的舞台藝術」黑白片九本。白沉導演，蓋叫天、李仲林、孫勇剛、林鵬程、王少樓、李秋森、王筱芳、小蓋叫天、閻少泉等主演。這是平劇老演員蓋叫天演出的部分優秀節目，拍攝成紀錄片，有「白水灘」、「七雄聚義」、「茂州廟」、「劈山救母」、「英雄義」和「武松六齣」。

梅蘭芳以後又主演多部平劇片，那是神州陸沉，中共統治大陸之後了。民國四十四年「北京電影製片廠」拍攝「梅蘭芳的舞台藝術」（上集），翌年又攝製下集。全部是彩色片。吳祖光導演，岑范副導演，吳蔚雲總攝影師，王德成、張紹濱攝影，韓尚義美工，王震亞作曲，王紹曾錄音，「北京電影製片廠」管弦樂隊音樂演出，梅蘭芳劇團樂隊伴奏。這部影片概括地介紹梅蘭芳五十年來藝術生活的發展過程和成就。上集十二本，記錄了「宇宙鋒」和「斷橋」兩齣戲。下集十本，記錄「霸王別姬」和「貴妃醉酒」。「斷橋」是崑曲，「白蛇傳」中一段，演出者梅蘭芳、梅葆玖和俞振飛。「宇宙鋒」演「修本」和「金殿」兩場，演出者有梅蘭芳、劉連榮、張蝶芬和姜妙香。「霸王別姬」拍攝「九里山會戰」和

「別姬」兩場，演出者梅蘭芳、劉連榮、蕭長華和李慶山。「貴妃醉酒」演出者梅蘭芳、蕭長華和姜妙香。

梅蘭芳在民國四十五年，又攝製了平劇片「洛神」，彩色片六本，「北京電影製片廠」出品，吳祖光導演，梅蘭芳改編，岑范副導演，梅蘭芳、姜妙香主演。述曹植在洛川驛館夢見洛神，原來就是他暗戀去世的甄后，一段愛情戀愛夢幻故事。另外，他在民國四十九年，在「北京電影製片廠」攝製崑曲彩色片「游園驚夢」八本。崔菟藝術指導，許珂導演，梅蘭芳、俞振飛、言慧珠、華傳浩主演。是明朝劇作家湯顯祖「牡丹亭」中一折。述杜麗娘和書生柳夢梅在夢中相會的故事。這是梅伶主演最後一部平劇影片，不久他就去世了。大家認為梅蘭芳幸運，死得早，逃過了「文化大革命」的浩劫，否則必然和周信芳一樣，橫加迫害，受不了而自殺身亡。但他所主演的平劇影片，在「文革」時期被批判，指為「毒草」。

在平劇的「四大名旦」中，梅蘭芳之外，程硯秋也拍過影片，民國四十五年「北京電影製片廠」攝製程伶「荒山淚」，彩色平劇片十一本。吳祖光導演，岑范副導演，程硯秋、李四廣、侯喜瑞、蘇盛貴等主演，述明末貪官汙吏橫徵暴斂，人民困苦，「苛政猛於虎」的故事。

另一名旦尚小雲，在民國五十一年在「西安電影製片廠」攝製彩色片「尚小雲舞台藝術」十本，桑夫導演。尚伶演出「昭君出塞」，即平劇「漢明妃」中一折，尚小雲、尚長春、蕭盛萱主

演。「失子驚瘋」是「乾坤福壽鏡」中一折，尚小雲、尚長雲、尚長麟、方英培、田榮芬主演。述胡氏懷孕十四個月未娩，被誣將殺害，逃出家門，在途產子，又遇盜丟失孩子，以致發瘋，最後母子團圓的故事。

傳統藝術蕩然無存

周信芳在民國四十五年，在「上海電影製片廠」攝製「宋士傑」，平劇彩色片十二本，桑弧改編，應雲衛、劉瓊導演，周信芳、李玉茹、劉斌昆、童芷苓、汪志奎、霍新濤等主演。即是平劇「四進士」，述喜歡打抱不平的宋士傑，平反一件謀殺冤案，告倒兩個大官，使冤情大白的故事。

同年，這家製片廠還攝製了「周信芳的藝術生活」黑白片兩本，陶雄編輯，是介紹周信芳生平傳記片，是紀念周信芳舞台生涯五十年的影片。

蓋叫天在民國五十二年，上海「天馬電影製片廠」拍攝彩色平劇片「武松」十三本，應雲衛、俞仲英導演，蓋叫天、艾世菊、劉全貴、趙曉嵐、閻筱珊、李秋森、吳玉鳳等主演。這是「水滸傳」中武十回故事，自武松打虎，殺潘金蓮，打死蔣門神，投奔梁山泊止。

中國大陸上拍攝的平劇片，還有李少春、杜近芳、袁世海主演的「野豬林」彩色片（「北影」出品），童芷苓、王熙春主演的「尤三姐」彩色片（上海「海燕」出品），以及楊秋玲、王晶華、梁幼蓮等新一代的平劇演員主演的彩色片「

楊門女將」，曾在香港放映，極為轟動。

但後來大陸局勢改變，傳統戲曲節目被壓制，提倡宣傳氣味很濃的「革命戲」，這一改革幾乎把平劇的命都革掉了，穿了共軍服裝的演員，上台大唱西皮二簧，鼓動「造反」、「鬥爭」。拍攝的平劇影片，變成中共宣傳品，不倫不類，非驢非馬，毫無藝術欣賞價值。「文革」時期變本加厲，平劇的精緻的傳統藝術，蕩然無存。什麼「样板戲」：「紅燈記」、「沙家濱」、「智取威虎山」等均拍成影片。這類貨色不提也罷！

在香港方面，抗戰勝利後在港首先拍平劇影片的是張善琨，也是仿效上海梅蘭芳攝製「生死恨」的方式，用十六糎安司可彩色片拍馬連良、張君秋、俞振飛等名伶的平劇影片。那是在民國三十九年，張善琨製作「玉堂春」和「借東風」（兩齣戲合成一部影片），張君秋、俞振飛、馬連良主演。另外攝製「打漁殺家」和「遊龍戲鳳」，也是兩齣戲合成一套影片，馬連良、張君秋主演。

張善琨的平劇彩色片，和「生死恨」不同的，是用十六糎彩色片拷貝，在電影院放映。並不把它放大成三十五糎標準影片。原因是小型彩色片放大成標準影片後，彩色效果大打折扣，且要耗去一筆可觀的費用，不如用十六糎影片直接放映，彩色效果較佳。可是，電影院通常都放映三十五糎影片，為了放映十六糎影片，必須另添放映機。同時，十六糎影片映出的畫面較小，不適合戲院的銀幕，要是過分放大，就顯得模糊不清。這種困難，使小型影片不受戲院歡迎，發行

成了問題。以後，張善琨就放棄拍攝十六糎彩色片，而去東京借用日本人的技術，拍攝三十五糎彩色片了。

平劇影片獲國際獎

馬連良、張君秋和俞振飛等，在民國四十年原是計畫去台灣演出。一切都準備妥當，連台灣的入境證都領到了。可是不知是什麼原因，後來改變主意返中國大陸。他們後來又拍了幾部平劇彩色片。馬連良和譚富英、葉盛蘭、蕭長華、裘盛戎、袁世海等合作，民國四十六年在「北京電影製片廠」攝製彩色片「群英會」十一本。岑范導演，蕭長華藝術指導。同年，馬連良原班演員，在「北影」拍彩色片「借東風」十本。民國五十三年，又在「長春電影製片廠」拍攝「劍美案」，郭維導演。馬連良、張君秋、裘盛戎、李多奎等主演。張君秋又在民國四十七年，在上海「海燕電影製片廠」拍攝彩色片「望江亭」，周峰導演。俞振飛在民國五十二年，在「長春電影製片廠」主演崑曲影片「牆頭馬上」。蔡振亞導演。這是唐代裴少俊和相國之女李倩君（言慧珠飾）一段奇離曲折的戀愛故事。平劇影片的攝製，首要條件是有夠水準的平劇演員和劇團，以及有眾多喜歡平劇的觀眾。這條件在香港是缺乏的。除了南來的平劇名伶，偶然演唱數天。在香港本地，平劇不普及，祇有少數票友在作業餘性的演出。因此，在張善琨拍攝「打漁殺家」和「玉堂春」等片後，各電影公司對平劇影片缺乏興趣。好像以後沒有看見過香港出品的平劇影片，在電影院

中放映過。

台灣的平劇，由於政府的提倡培植，發展較香港為優。有屬於軍方的平劇團和演員訓練班，收容了台灣在平劇伶票，和大量培植新秀。這樣有計畫的發展平劇，使它脫離中國大陸的傳統，另外開闢出一條新路來。同時，攝製平劇的影片條件具備，就有製作和放映。

最早在台灣拍平劇影片的是徐欣夫，民國四十年，徐氏出任農業教育電影公司（即是現在中央電影公司的前身）台中製片廠廠長，聘請平劇女伶戴綺霞任主角，拍攝「軍中芳草」。徐欣夫、王珏導演。戴綺霞、王珏、徐楓等主演。是部描寫女青年從軍的影片；其中穿插戴綺霞演出的平劇「花木蘭」。後來，這段平劇自「軍中芳草」中剪出，另外單獨發行，片名「花木蘭」。曾在民國四十六年，參加羅馬舉行的第三屆國際特種影片展覽，獲得優勝的獎狀。這是首次在國際影展中得獎的平劇影片。

戴綺霞是浙江杭州人，生於新加坡，母親譚鳳鳴是著名梆子戲青衣，六歲隨母學花旦和刀馬旦。十五歲正式登台演戲。後來拜「四大名旦」之一荀慧生為師，習荀派名戲。民國三十七年率劇團來台灣，在永樂戲院演出。後來加入空軍大鵬劇團，並拍攝電影多部。「花木蘭」由空軍大鵬平劇團全體演員參加演出。據羅馬影展對該片的評語，對音樂和表演，深為讚許。

民國四十四年，軍方的中國電影製片廠遷台後，是年恢復拍攝劇情片。

第一部出品是金素琴主演的平劇影片「洛神」。

。齊如山顧問，劉獅美術指導，熊光導演，金素琴、劉玉麟、劉玉霞、侯榕生、周金福、劉俊華、王質彬等平劇伶票主演。本片曾參加第三屆東南亞影展，未曾得獎。

打開瓶頸雙方兼顧

「洛神」女主角金素琴，是抗戰前後戲劇家歐陽予倩大力栽培的平劇名伶，民國廿九年曾在上海藝華影業公司，和王元龍合演「楚霸王」劇戲片。民國四十年自大陸逃往香港，後來台定居。主演「洛神」。民國六十年後赴美，僑居舊金山，替華僑劇團指導演平劇。

「洛神」是黑白片，佈景設計優美，在驛站宮殿式建築後，美術家劉獅繪製大幅國畫山水作襯景，頗見氣派。但導演把握不住平劇電影化的要點，在電影中未能發揮平劇的優異藝術，因此缺乏特殊成就。

在攝製中，也遭遇到寫實和形象的觀念衝突問題。例如曹植晚上在住宿的驛站，桌上的蠟燭應否點燃，齊如山、劉獅和導演熊光，討論了好久，依照平劇傳統，蠟燭是道具，不應點火。但在電影中蠟燭不點火，看慣寫實電影的觀眾，會覺得奇怪和好笑。在晚上不點火的屋中，曹植如何看書和做書？最後該片尊重平劇傳統，蠟燭不點火。

平劇和電影的表現藝術上基本觀念的衝突，應有一個合於情理，雙方兼顧，統一的解決辦法。那麼平劇電影才能打開瓶頸，有一個良好的前途。

民國五十年，港台電影界已跨入彩色世紀，拍攝三十五種彩色片增多，技術熟練。台灣開拍第一部三十五種銀幕彩色平劇片「梁紅玉」。

「梁紅玉」是香港聯合影片公司租用中央電影公司士林製片廠攝製。徐昂千製片，卜萬蒼導演，徐露、鈕方雨、馬榮祥、孫元坡、張世香、古愛蓮、尹鴻逵主演。多是空軍大鵬劇團團員。故事述宋代京口紅妓梁紅玉慧眼識英雄，下嫁名將韓世忠，當金兵南侵時，梁紅玉助夫作戰，搥鼓戰金山，大敗金兵的故事。

徐露、鈕方雨拍這部影片時，尚是大鵬劇團訓練班的新秀。演出稱職。祇是「梁紅玉」佈景，室內寫景，室外象徵的，風格不統一。

以後，電視平劇興起，和黃梅調電影流行，各公司競相拍攝，平劇電影就沒有人拍了。其實，黃梅調即是徽劇的一種，徽劇在清代中葉進入北京，混合了梆子和崑曲，經改良之後，即成平劇。所以黃梅調和平劇雖不是同一劇種，但也有不少世系相連的關係。

表演藝術耳目一新

中國電影和平劇關係密切。把平劇攝成電影，至少有三點價值：

一、平劇名伶的表演藝術，將隨他們年老、退休和死亡，消失在舞台上。電影可使名伶的表演藝術，永久的保存下來，作為後代研究和學習的資料。

二、平劇上演耗資很大，尤其名伶和著名劇團的演出，更難得一觀。平劇影片可以普遍發行



麒麟童（周信芳）（右）在影片宋士傑的扮相。

各地放映，省錢，省力，省時，彌補平劇公演的種種困難，收到普及欣賞的功效。近年來，又將平劇影片改錄成電視錄影帶，可在家庭內播映，更加方便欣賞。

三、平劇和電影是兩種性質不同的表演藝術，當揉合在一起時，平劇將受電影的影響，電影也會受平劇的影響。使兩種藝術在相互影響中改進。

問題在平劇製成電影時，常遇到表演藝術的基本觀念的衝突，難獲統一。這問題，首先要將「平劇紀錄片」和「平劇影片」分清楚。前者祇是利用攝影機把平劇表演忠實的記錄下來，拍成影片使舞台藝術在銀幕上再生。後者是平劇電影化，以電影藝術來溶化平劇表演，產生具有電影特色的平劇。

這兩者之間孰優孰劣，見智見仁，不必辯論。是可以並存。但在拍攝的時候，應注意：一、平劇紀錄片是適宜於拍攝名伶示範表演，旨在紀錄其精華，因此，應絕對尊重平劇的表演方式，不宜更改。電影祇是忠實的紀錄者，完成保存藝術的任務。

二、平劇影片是電影化的平劇，或平劇化的電影。平劇就不需要完全依照舞台的演出方式，必須和電影密切合作。修改某些演出方式，取得格調的統一。而電影是運用特點，以鏡頭畫面的變化，編接技巧，燈光佈景，音響效果等一切技術，加強平劇效果。至於寫實和形象的表演觀念上的衝突，必須求得一致。平劇電影中對此最引起討論的，是在布景、道具、化裝和表演身段等。

平劇演出以抽象的、美化的、舞蹈化的動作，來展示劇情。和電影寫實的傾向，難免不合。如以手勢來開門關門，和布景真實的門的開關不一樣。如何修正動作，來配合寫實的電影？這是個大問題，讓拍平劇電影的導演去傷腦筋，在此從略。總之，若作適當的調整，不難使平劇電影推進到新的境界，創造耳目一新的表演藝術。